

陸
誥
山
集



詒山先生文集卷

序一十一首

蔣豐有制藝叙

以下順
治初作

蔣子豐有居吳山之趾屋數椽書數冊嘯歌於嶽奇
菊鬱間不知通都大邑尚復有人况梅澁之畔蹢躅
涼涼者乎余堦草弗芟者殆二千七百日海內知交
有零落之感今秋接蔣子投以文固余所願交者也
蔣子於千人之中數刺之頤首見賞於直拾杜夫子
其文迺綜竒放古絕畦徑之外闡中以此獲遇遇又
旋失何也蔣子復傾篋中制舉義與古文詞恣余讀

詒山文集卷十一

一

之風力道上氣堅致秀有烹煉三古諧誕八荒之思
不覺口張而心醉當蔣子援毫驅日月鞭雷霆而陸
子方放於寥廓之鄉杳然喪其身之有也其形憔悴
其心枯槁焉知老梅之下破蕉之旁紙牕細雨歎息
而諷詠之邪固知交有神亦有數也蔣子持斗酒吐
肝相示半酣挾余攀山腰望江水滔滔莫有涯際感
慨係之矣因念蔣子稍出其文懸通衢且有飛立噴
湧之勢若使蔣子置身石渠檀述作之事其吞天浴
日翻岸倒雲則如登峯巔而觀滄海矣蔣子即欲嘯
歌嶽奇菊鬱間不可終得而四海之大形影相弔於

荒郊野徑之中者正復不少如我兩人挑燈丙夜連床共話又何可多也

于孟長制義叙

說者謂曲禮撰於曲臺王制述於博士月令出於呂不韋緇衣作於公孫尼子儒行皆遊說誇大之語經解多易經緯書之文而樂記一篇太史公以為丞相弘所記他皆錯雜出自漢儒之言嗟乎是不得與易書詩春秋並矣夫漢去三代未遠其文辭樸茂無雕琢靡麗之習其時取士猶有力田孝弟諸科不盡出於文辭故董賈之流皆以精醇典雅各自成一家言

而無勦襲摹效之病自隋唐以來一束於科舉拜獻之言咸有繩墨而士之奇才異能者罔不棄其所長而為優孟之談此其文即欲望漢不可得况三代乎今我讀于子孟長之文蒼然以古穆然以深有非近日風雲月露百家一喙者其獲於漢厚矣于子為禮經趨楚以其文見知於馬和鸞先生雖發得而失而于子之得固有在也于子且將軼漢而上之搜篆籀之書攷盤孟之史寧復有歎禮經散佚而僅述於孔子弟子者

荅中唐昭回制藝叙

吾嘗讀靈臺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而知三代天子未嘗不重學也東漢之季太學之士以千萬計盛矣雖敗亂相尋不克振起而一時臧否咸取折衷名節卒歸之士何負學哉迨宋而申大義於天下不惜以軀殉之者又太學生也明初國學之士與甲榜等天子以時臨幸而重選其師南陳北李道尊而教著自周迄明二千餘年間其制屢變而莫之改者何與聚數千英俊於輦轂朝廷一旦緩急可指顧使非若緩則置之急則求之山林之中天子下詔書而無一應者且朝廷大建革大政令士得以密邇熟悉公

卿間又復優於草莽而應命者也自郡國不貢士而賢者以納粟比肩士挾其才學走數千里風塵旅寄而反得嗤鄙士固不樂而上之求士者亦薄也近者驢蹄馬足甚艱館穀又甚困辟雍之中猶有昔時樂羣者乎非一槩罷去而反貢士之典即何得翹翹興起也吳興唐昭回以雋年膺選將游京師而以其文行昭回英絕領袖飛書走筆挾有建瓴之勢吾黨固驚怖其才而昭回又名家子其於大建革大政令得於家學者迥為時輩所不逮置身辟雍之地四方英彥輻湊聞見當益弘智識當益遠以之叅議公卿為

世鉅儒進而化民成俗誰曰不然方且追三代之盛繼靈臺之詩漢以下又何言

魏里敬業初編叙

魏里人才溟渤也余典型者有人滋益者有人聞聲畏慕者有人惟天降才如山川之出雲雨不擇地而生而魏里獨著余讀敬業初編喟然歎曰斯魏里之才之由盛哉夫古之君子擇而後交非苟焉而已疑則白之愆則箴之道則扶之寵則推之其心常祇祇焉故非僻之途日以遠而德業以成大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蓋言

敬也自友道彫麗澤弗敦迺惟燕溺是崇是好輕物怠志恃私箴羣嗜諛蹈褻專勢固利始焉弗擇罔克有終泛濫為多驕其積尤而無或戒心傾則絕窮則散即合燕秦吳楚而一之不勝其孤昔郭有道交滿天下然豈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擇之至嚴故毋害其為廣互相重道日尊互相做業日勵互相慎筭日深互相懼誠日著茲命之名曰敬業諸子其敢苟乎哉則是不以面榮也巧偷也勢離而賄喪也以諸子為嚴乎殆至嚴也以諸子為廣乎殆至廣也其才

將不可槩量而魏里之聲益隆以大書有之固不在
初讀斯編知所擇矣

培風集序

古今人材豈不出於學校哉教之者不具而責之甚
繁重出而應天下之務弗蹶也寡矣夫名公鉅卿建
弘功垂茂烈雖其人非常哉所磨礪以須者漸之必
有素矣成周以三物六行教國之雋秀而賓興之黨
庠序教之區不一董率而導迪之者自上迄下咸
任教化之責焉術綦詳矣士自入小學而後皆陶泐
之年博之以道業悟之以文章即欲不興起其才不

可得也迨後士之登進糊名易書定於一日之文夫
亦安可憑哉然而平日之講求蘊積久而充達盛未
始不可驗也三載之內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咸
有以觀之矣教者不勤而學日以怠士幸而遇人倫
之師朝徹夕策之母論豪傑奮然振興中才者蔑不
勉而底於道此士之所由盛哉今士自學使者科歲
兩試外各臺又有觀風季考月課教之不密密矣即
何異古司徒樂正等職宜士之各奮勉也而士之問
業攷道稱最切近者又莫如郡邑之師長漢郡國有
文學學較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漢去成

周末遠教士固如此其周也夫各臺既懷棧樸作人之雅而師長又多講習訓課之法則士雖以一日之文榮其身而平日之磨礪即在是也宋太宗以為科舉之法非敢望拔十得五其亦未審於所以教之耳我庠婺州陳師言為世範行為時矩固已振聲黌序矣近裛諸士之試藝評而刊示四方一以志上之教一以志下之學吾聞風之積也不厚則其力不能盪八埭噓萬籟志之曰培風所以積之也厚矣昔湖學之彥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遠於用自茲我邑之士顯名揚問海內有以識安定矣異日朝

廷褒寵經行則有召見延和故事師且規表天下毋疑

何閻先梅花詩序

以下南歸後
作丙申

丙申冬閻先過余敝廬不遇余叩閻先於僧舍復不遇及閻先投余梅花詩四卷讀竟如遇閻先矣閻先骨立不偶凡伍披對之頃皎若冰雪則非梅花不足供閻先之吟咏梅花詩遂多梅花詩固有多者閻先自吟自咏故不覺其多多不在梅花也昔人賦梅花訝其言不相類今閻先之耿介篇篇具在梅花直是胸腑間物故他人摹擬不工閻先隨手皆妙閻先即

不詩余謂其梅花詩必多今其詩多矣出之無窮
不可方物而余直以閨先示人知與不知皆識其詩
之工夫寄興乎物必不辱乎物松與菊有愛之者千
古想見其人余與閨先又何恨相遇之艱哉九州之
人讀是詩者將盡遇之矣

施仲芳尚書制藝序

丁酉

余別仲芳九年丁酉春獲晤於雲間談及尚書制藝
仲芳以一編相示則余昔年所評定者仲芳尚書文
最富俱於官粵散去茲所存者十一乃其門人與小
阮抄誦者憶二十年前仲芳與余悼經學之荒蕪思

欲振起日拈數題共相論述斯時仲芳引古審世依
類晰文博而不野辨而不煩典謨訓誓之章煌煌如
也余每謂近世經學不過數人仲芳其首功者余家
子玄嘗欲合梓之而不果則甚矣經學之難盛也然
仲芳笥中兩藏固多每一披覽虞夏商周數千百年
間治忽興替燎然可觀即以一人羽翼伏孔猶夫百
篇未亡也而今又已散去不可慨耶徐福至海時尚
書百篇猶存乎古者於缺亡之後望浩渺之際而悲
焉而仲芳竟於粵散去粵濱南海意或有愛奇嗜古
者挾之以走蛟宮龍室乎然尚書五十八篇後代未

嘗以散佚之餘而不奉為二帝三王之道令仲芳之
文即寥寥哉而光黃治理紹述休業無殊乎全脩也
但念疇昔余與仲芳商確而揚扆之殆發朝夕自仲
芳官粵分袂異鄉乖離為歎而斯文亦一旦亡失聚
散之感不獨在人令仲芳以字擢雲間司馬余乃得
握手慰澗再讀其文宛然二十年前雅興時也
則雖所存十一不猶快哉兒寬治尚書武帝從問尚
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課最後至御史大夫
則茲編寧僅式來學乎即以稱報最也宜

蔣中完先生尚書古存叙

以下丁酉南歸
後作 戊戌

尚書古帝王治平之書也自濟南口授傳於學宮而
漢世人主往往多受其業禮樂刑政天經地緯諸於
書脩矣故於人主最切然自漢以後言尚書者不一
剖微扶真疏剔大義字解而句釋之厥亦勞矣乃或
以私見穿鑿依附未得畫一是古帝王治天下之書
學者得意為增損標新造異徒緣文辭而作苟欲施
諸實用追跡郵隆何可得哉夫事存四代年積二千
餘載時變勢遷不得一槩以愚忖聖以今疑古既為
膠蔽而尊聖信古又或過當則事絕後效道無再興
豈所以乘示來業永著懿模耶學者窮年咕嗶而胸

無曠識局於眉睫帝王道法茫然指歸且其間因革損益叅差同異不可節舉苟之博覽遂艱訂證甚矣講義之未易言也中完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又上下千古以抒其卓見故禮樂刑政天經地緯考覈詳盡而盛衰得失皆隨時審勢推測所由古存所以為功於尚書甚鉅萃羣流之嘉論斷獨是之宏規即所謂芟夷餘亂剪裁浮辭不是過矣先生著述不啻等身而子太史公以是書有裨治平急為訂補而公諸海內邇者天子開經筵延鉅儒以講論太史公進而敷明其義指陳時政以驗典謨奚有於桓榮張酺諸人哉某素以尚書受知於先生暨太史公然不能揄揚盛美黃述光大又何以當公命也若夫傳茲家學抒為國歆將與天下共沐浴治平之化豈獨門牆之士哉

寄廬小題叙

已亥
下同

夫人性之所近豈可強哉憶余始握管時每以八股為苦中間應世不得遂廢然了無適意即或知已謬許終不自信以是見擯何有怨尤暨村居來益閣筆不理頽然樸鄙如釋重累蓋性與之遠強之殊不佳耳迺余所見仲芳則不然左顧右盼皆與思會不必

伸紙吮墨而文溢溢如湧泉且流於顏面之際此其天機所遇隨觸而發飢寒勞苦反以助益興趣獨得其樂官成之餘猶欣焉從事說者謂漢唐宋以策論詩賦取士士之工此者至今傳述有明末天下士於八股而八股易陳久不能傳傳則小題耳先輩小題文卓然成一家言不僅優孟口吻置之古文集中氣骨理趣無一弗備即古人游戲諸作尚不過也然則小題必傳哉乃今之所云傳文非甲乙榜莫攷也以為童而習之期於登進耳不得與於甲乙榜則其文弗售文弗售則文之弗善也弗善又何傳嗚呼司

馬長卿曠世逸才不得與制策之科杜子美有唐一代大家亦嘗應進士不第乃其詩詞應千載而彪著何也溫飛卿雖不得第而王洮脫一對膾炙人口韓昌黎答崔書至云讀博學宏詞文有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則傳不傳又何如也仲芳才甚高譽甚蚤於甲乙榜其何有而終弗售以明經刺東粵擢雲間司馬罷歸日構詩古文兼及小題時藝即無所拘迫而浩落之趣一寄於筆墨之間殆亦其性之所近豈有心於後之傳不傳又安在明經人投狀自薦猶未忘獵之喜邪仲芳來示云即謂之

消閑行樂也可仲芳真樂我官稿每過於高矜則不
樂矣况乎苦吟局局逢掖間也

寄廬粵遊記叙

陸子讀寄廬粵遊記喟然歎曰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方唐辰辛已間僕與仲芳同遊粵昆友交驩也是時
海內騷動人心嬉嬉毋論仲芳敏於才僕固鈍志亦
頗不下即仲芳再遊粵當何如者暨兩人先後歸壬
午俱不遇遇不遇何足言僕年二十餘氣銳叔寅嘗
謂子功名豈在三十後但慮剛烈坎珂耳及僕年矣
三十所遭不合覽古高隱者流慨焉慕之構茅舍數

椽遠城市灌園其間當是時市井無賴之徒有所窺
伺皆抵掌談功名可立致而仲芳浮沉諸生間且數
年以明經入長安謁選欽州欽固粵屬也仲芳憶顧
僕村居偕家侄若禾飲酒言笑村中大呼盜至三人
散避荆棘中盜去復飲僕蕭然何有於身又憶夜旅
東塔僧寮把盞追疇昔滄淫淫下乎僕何如者豈非
天哉豈非天哉刺史古寨帷露冕之職也今即為五
品官與徒靡蓋自若欽或僻在海陬不與中土同然
九真交趾漢時已有華風則其事長官惟謹刺史當
益尊又珠璣玳瑁之所出為中國貴尚吏此土者腴

馬乃仲芳所記刺史徒步短衣薄餼不繼數濱死細君不得錦茵華轂坐跨疲馬刺史臂印而親執鞭逐逐走數十里時寄於破壁頽垣中馬啼刀背常及也嗚呼何其憊與假使仲芳以承平專一面坐則垂簾行則閑帷故事廉遠臺憲不得數謁州縣吏各治其境親昵聚會不得也乃得醜飲賦詩驩戚若一家歷覽十郡之地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非冥冥中有為之者邪仲芳於八九年中閩人多矣乘人之危以要利乘人之危以要利而殺人大自卿相下至負販天必有以處此仲芳獨以窮愁險阻之身扃戶弄筆墨

使人把卷怩怩心動嗚呼初仲芳入粵音聞絕數年故人愛仲芳者不能謂仲芳必生乃仲芳函粵遊詩歸僕謂胸中浩落如此終當無恙即僕別仲芳後發不得再與仲芳晤坐患難中每至無可奈何安之泰然人常怪僕道肥非經歷者莫可語也今仲芳口吟筆濡僕睨之猶然庚辛同遊時耳而記則感慨係之矣還里門握故人手媿媿詩文不休止於蠻煙瘴霧唏噓而歎息之者其於天果何如哉可以讀是記矣
同里陸洽原序

二三十年前山陰劉先生倡明理學祝子開美從之游無何山陰以讒構獄天下寃之舉朝杜口而祝子以孝廉大聲直其寃因是觸忌諱緹騎逮治余時寓郡城祝子囚服過四方聞之者咸集河澗送之北上祝子慷慨不顧也於是祝子之義聲滿天下余則幸識祝子矣後數年漳浦黃先生亦以讒構獄而涂子仲吉亦從諸生抗疏廷辨幾不測天下交重兩先生而二子亦無不矢口並稱及余游漳浦未獲一識涂子而幸識涂子之兄伯案竊得其概蓋二子於兩先生則及門云乃余於涂子僅幸識其兄而於祝子諸

昆間姻婭友朋偕相接也門庭之間繩以禮言動端肅氣誼懌以摯海內稱為祝氏之教云今又得讀其果思堂課藝果思堂課藝者祝子豹臣安道千雲端宸則開美之嗣君暨諸阮也其理一本於程朱而氣體則在史漢大家之間於其正也斯無詭行於其潔也斯無卑心於其落落也斯無依比而苟合謂非祝氏家學然與古今稱子弟之美者一以為荀陳一以為王謝而求其文與行符為世軌範者殆亦難焉乃其美彰彰如是則不獨其家學致然而山陰之教益以不媿我邑馬子飛生郭子舉旭畏友也今年馬子

蒞講席於其塾而郭子復相與辨論之故其課藝日以進志且日廣推之可以被天下余每歎祝氏之學既有其傳而又得師以為之導也子序有言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奮不顧流俗收召後學抗顏為人師余猶見山陰漳浦兩先生以師道淋天下而一時有志之士及其門為幸今兩先生之風將百世師之而祝氏之所以尊其師者亦可觀矣感而為之叙

話山先生文藁卷之八序

序七首

芳洲兄七十叙

以下東歸後
作乙卯

余自成童之年迄今週甲有六海內賢豪竊嘗投分
歷盛衰閱險易數十年間不可謂不多矣求其不隨
不激淡然於利勢之外并淡然於聲名之外者僅見
兩賢其一叔寅過子也一則我芳洲大兄叔寅為成
翁先生季嗣於余稱通家余固不敢雁序而提之挈
之忘年下交弱齡稔識矣若余兄弟問業衡翁先生
之門芳洲兄以昆弟行兼孔李世好髫稚與游居諸

話山文藁卷八

一

論述尤熟悉焉兄少有神童之譽博覽閎識出入經
史百家以至稗官小乘罔不漁獵首尾採摭精髓下
筆竒創一語不寄人籬下今古詩文咸論妙絕讀之
者驚心動魄無不辟易試輒冠軍乙亥以春秋魁拔
選丙子復魁南榜一時紙貴海內希聲慕影嘗其一
嚮如獲鼎烹當此之時豈不大愉快哉乃窺其庭庭
無冗役焉登其堂堂無雜賓焉其氣量何如也雖然
科名其小者也天下綴文之士操澁筆拉枯腸雜方
言勸腐論不得一仰首伸眉取文章之樂而兄且吐
詞金石落瀋泉源是誠愉快哉雖然文章其小者也

兄少年騰譽不脛而走三吳壇坫推執牛耳以眠馬
聲之士一倡百和飾虛逐臭救帚自尊且囂然狂走
而兄縹紵之交皆一時僑盼乃恬淡自居使海內聞
聲相思可望不可即其意念又何如也雖然聲譽其
小者也芳洲兄手一卷震雷弗聞電光弗見直與古
人為徒固無有以動其心若天下之善隨者多矣茲
無論至夫矯然自立思有以振乎流俗豈不誠賢豪
哉乃激而為孤僻詭怪之行嗔世詈物以博名高或
有不保其生平者而兄則無庸心也其神淵穆其行
安常則余自成童以迄今日竊窺其歷盛喪閱險易
終始不渝逾於人遠矣是則宇宙澆漓龐雜之氣不
櫻其心不耗其精固久長之道也叔寅方以堅貞之
操樂道安貧年益高而德益劭神氣端固茂於壯齡
而兄淳和充美靜而有常皆以德高其年者余且進
兄七袞之觴而賡叔寅頌言之末

鬢持草三集

叙
丙辰

余抱疴捷關閨今九寒暑矣坐披農黃之書倦即偃
息繩床老至病侵雙眸如霧生平雅嗜讀古每不能
竟卷以此輒廢頃霪雨蒸溽煩炎昏人時合雙眸返
心息氣以當清涼一七猶未能辟塵也童子忽持一

冊驚我夢餘陳之几案間覺涼飈拂拂割人心目展
誦一過則我張子鬣持三集也張子於宮商翰墨俱
臻神品渡江越河遨遊燕趙之區賢豪長者傾耳注
目莫不懣心淡腑即其詩名久滿人口宜流聞禁
苑播之管絃傳為盛事而落落南旋柴門蓬徑不廢
嘯歌非有灑逸出羣之槩又安能不為流俗所羈飄
飄馬凌雲而御風耶余老且憊亦烏足測其涯涘但
觀其清思雋調含珠吐玉一唱三歎言盡意餘而其
人之風雅蘊藉有令人想望而願契合者矣今又將
攜錦囊而徃思一吐其胸之所蘊倒屣結襪不知於
其致身何如豈僅僅以詩名也耶余且張目熟視即
以此當枚生七發不敢曰僕病未能也

過叔寅文集序

己未

夫文有一代而數變一人而數變者變在於世隨乎
運變在於人隨乎遇當其變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而
仍有不變者存故知變非人之所得主其不變者則
人之所自主也世乘乎運而人因乎遇運有盛衰遇
有窮達此雖傑出之士不能無感動於中而為之嘿
移者故論文者每衡之世與人乃余竊以為不然蓋
文之以世變者當其美好則必羣而趨時之所尚趨

之既衆而弊即萌焉於是起而反之非不頓焉改觀
抑知補偏救弊未有不激而過中者後之弊焉知其
不如前也而變未可窮詰矣若夫一人之身所遭不
同或少壯懷剛烈之才而老至遂氣盡意索或坦途
肆快遂之情而涉險乃憂讒畏訊觸於心而發於言
有殊途而異趣者而變亦未可窮詰矣及觀之我畏
友叔寅過子之文而信以為不然也叔寅為名家子
弱齡擅文譽時方清晏其尊人推西臺重望聲震朝
野過子研精經史下帷不窺園未嘗有烏衣之習迨
年當壯艾陵谷遷移壁立甌塵侃然獨樂問奇履錯
而濡毫吮墨彌老不倦既無曳裾亦不踰垣并未嘗
有貧賤驕人之色以過子之所歷豈無運與遇之多
變哉而過子之文未一變則過子之心趨避忻戚不
入於其中也以文應題而已故余謂過子之文如洪
鐘然隨其所叩或大或小或木或石所應各異而鐘
之聲未變也又如明鏡然隨其所照或妍或媸或遠
或近所見各異而鏡之光未變也故過子之文非運
與遇之所能衡也至其搜微抉隱奇剔險用物宏
運思密句無剩義悟必旁通則過子之文又如化工
之肖物而已以其無不有也見化工之大即以其無

不肖也見化工之精刺畫矣而非刺畫藻繪矣而非藻繪巧幻矣而非巧幻設色引喻曉古証今皆有天然之則隨物賦形因事徵類萬有而不同獨匠而非襲化工之肖物千萬年而如一也又何運與遇之為變哉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

纂修平湖縣志序

癸亥

邑之有志也蓋以備典故資稽挾列湫厖以圖興革也積邑而寰宇王者功德被四表尺地寸壤罔不統御萬里之遙織洪並燭則亦有圖書之獻登於天府可按而數焉猶夫一身之屬脉絡連貫一指之末不

可廢也邑之宜志尚矣余邑自明宣德析壤海鹽始為縣版圖既定規畫措置踵而日益事蹟漸繁固其所也嘉靖癸亥厯百餘年直齋顧邑侯憫文獻之缺慨然以為己責偕邑博法先生搜輯成編燦然可觀今所稱法誌者是也越天啓丁卯踰一甲子合肥畸人程侯復擴而增葺焉時余未弱冠無所知識論者以為衆手錯出鳧鶴貽譏而補亡搜逸六十年間小大並識用乘披覽亦考風土者之助也 皇清定鼎幅幘之廣邁漢軼唐沐浴膏澤歲月浸遠民風土俗蓋有曠然與之更始者湖邑雖小紀載之書又何可

已哉曩者 朝廷命所司下採郡邑志以儲編纂余
邑業再奉檄未獲成書以應癸亥 上以通志昭一
代之偉烈剌期舉行憲檄甚急而余邑邇丁卯又週
一甲子矣歲久事湮世家舊族圖籍放失黃髮危齒
之老漸至凋謝欲其旦舉夕就豈不艱哉幸我邑陳
侯才猷肆應治具畢張因革損益討論有素四封之
內既洞燭而稔悉矣於是慎選羣英分曹蒐訂而能
持之以正覈之以真不闕月告竣余得而寓目焉喟
然歎斯志之不可已也湖僅海壖一隅然南臨大海
東北界三泖上通震澤下注浦淞西北屏捍郡城元

番舶集馬海外諸島一帆可渡明時倭躡內地乍浦
為門戶天子遣重臣經理大將提鉦鼓親厲兵而壘
之需五六載方殲寇於沈庄也颶風一震蕩折海塘
田廬不保時時見告矣弄兵之徒恃舟楫為長技出
沒於廣川巨澤暫懾於法而鼠伏耳匪藉湖邑郡且
撤籬籬矣湖入版圖四十年仁煦義育民蒙休德然
兵燹之後閭里凋疲巨室陵替窮氓衣食無所資如
以勝國之末積弊重困財竭力殫其流至於今且有
囂然扞文網者則非可坐理而取效也計湖之疆縱
橫不踰百里而額徵之賦不下十餘萬輸將恐後無

敢恤私家以急公義豈若僻遠之區仰給於上而不能償其報者哉湖邑雖小其為國家之屏蔽者如此其為國家之輓輸者如彼而弼贊勸勸之賢忠諫節烈之士為世綱維項背相望湖邑之視寰宇即一指之末乎承元首衛心膂者要矣後之君子保障而振起之其有感於斯志也夫

姪文端制藝序

甲子

余於家課每首文端曰不留行矣甲子之闈果獲雋焉手其一編謁余云秋嶽曹先生既庭宋先生許弁之矣願得余一言夫兩先生文章衡度海內希其品

話山文藁卷八

七

題以不朽亦既有言矣余耄矣無所窺作者之室何能言然其意不替宗老也余聞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其發之也和而不覩春暘之融冰乎時雨之蘊物乎和之至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陰陽之氣蘊釀涵蓄然後其出之也有序而物無不達惟文亦然弗積諸內而欲耀於外其能之乎故堯之聖非八彩而舜非重瞳也九五之尊非山龍華蟲而黼黻也文章之貴非纂組墳典之殘採箋疏之粕而啜之也窮諸經以為之本參諸史以為之用晰諸理以為之辨斷諸識以為之衡錯綜變化無定局也苟千人一手千篇

一律記誦之能事畢遂於時而已矣王右軍之書各為一體各具一義乃稱聖也且而不觀五聲之和乎八風七音六律不耑於器也而不觀五味之和乎水火醴醢鹽梅不壹於用也偏則乖矯則戾強則拂逆則傷其於和也遠矣人之於文神之所寓也或乖或戾或拂或傷何也中之積也不厚脩之不全養之不粹故和難文端之積厚矣冲融溫潤充究厥美聞之聖人在宥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鳳鳴於岡麟遊於郊和之至也斟酌禮樂經緯文質遠邇其時文端挾其所積以襄治平有虞之時雍成周之太和於其身親見之哉詩曰不剛不柔不競不綌布政優優百祿是道斯之謂矣則文端今日不替宗老意也

威咫姪宜雅堂集叙

叙丁卯

威咫姪幼以聰穎見稱始搦管作文便有夭矯超拔之氣余兄每集諸姪庭課俾余評論當品題之首十獲七八焉意其飛騰定在弱冠竊窺其筆力奇健峯飛波立又非僅以制藝見長者廼數舉不利余甚怪之能不少挫其志殫心典籍凡百氏之言旁搜博採以恣其耳目欲竊附於作者之林時一呈於余余益心喜夫才人騷士組織菁英鼓吹金石使人目眩耳

淫豈不為美哉然不原本道理根柢賢聖而曰不朽之盛事過矣余則喜其不妄作無誇誕無棘澁無龐雜無剪綴一歸於正大之旨余嘗以詩之詭易之奇鳥獸草木百物之性情無不為天地之經人物之紀而學者不察徒馬誦讀威咫尺其將有意乎何言之似也歲丙寅且逾而立之年矣始磨楡俊之典人咸歎其遇之遲余則謂不然百鍊之鋼非一淬而就也由多以少由粗以精至於極少極精而水斷蛟螭陸剗犀象鋒如初斨之利威咫尺猶初斨時也世之善相士而好鑒文者當有其人或不以余言河漢及其鋒而用之必有以起頑鈍而決柔懦若夫歛而藏之惴惴焉抱太剛之戒則又余黃髮之慮也夫

鵲亭集剛存序

壬申

鵲亭集者余姪林士雜體諸詩刪而存之者也林士幼時輒不凡穎悟絕人過目成誦稍長操觚不肯寄人籬下未弱冠受知於詰匠於書無所不繙閱辨析句字細如毫髮及其下筆傲兀特拔不屑假托摹擬於古人又強項也詩之道余不知然三百篇風雅頌固各異體世之為詩者大約多托乎風故曰風人而於雅頌未盡合也流蕩鮮麗寫情舒志誦之者婉轉

聽之者怡適如是足矣林士獨不然選字釋義皆本諸經傳寧樸母靡寧與母陋寧曲母徑寧確母游寧藏母暴寧澁母滑此則商周遺響合於雅頌之體者也林士詩不止此其心猶以為歎洵之汰之僅存是編當林士年十七八時余寄跡鄉村不相接者且十年甲午乙未間同遊燕臺見其才甚壯意氣甚高名公秀彥無不喜為納交嗣余南旋相隔者又數年不意其才之壯日以堅意氣之高日以歛而其詩之日進而不知止也林士作吏猶其作詩竟以倔強羅歸余老矣以為林士之詩再越歲月又不知其何所止余不及見之乃先余而歿僅存是編在几案間亦可哀矣為書之於簡端

引一首

戒謀姪詩引

順治初作

余筆墨之事都無所長賦質昏鈍掩卷便忌自毀棄以來益歎廢不事每念古人當憂傷委頓之日輒寄懷歌詠篇章流溢即樵翁牧兒天籟所廢唱答自然豈余懷之寂寞抑壹鬱而不得寫耶然觀近日能言之流身嬰榮澤口含激楚又何如也若夫終子銳年請纓無術義陽壯志棄軀未能發聲喪亂之餘寓意

文詞之表白月當襟清颺盈把春山萬壑秋雁一聲
比坐則甲古興懷獨寤則傷今垂泗當斯時也悲感
交來鬚眉欲立誰云七尺血軀能學無情之草乎猶
子棼弱齡好吟岸然慕古高賢不為俗情所溷年來
寄跡鶴湖時候余荒圃隔晤數旬便呈一冊披覽所
作不謂遂將吐嚼曹劉組練李杜固知其性情篤至
發揚英藻非復老農樸鄙兀然木石而已當今黃袍
緇袍持竿跨犢音振山谷聲滿天地蒹葭白露往往
如在其持而奏之隊蓋碎壺必有其人余松枝不採
蕉葉久枯亦安能辨音節訂風雅乎嗚呼謝氏功名
盛於淝水東山一出猶來世譏竹林風致仲容特勝
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又不必效窮途之哭矣時植鋤
對語猶子請記而書之

話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跋

跋一十八首

跋福唐葉子翼白蘋篇

南征草
崇禎庚辰

季女采芳風標葩韻放臣懷望騷寄幽思矧秋容之
如掃當淨黛之臨粧明鏡高擎奩啓仙娥之月錦綃
環曳帶垂美婦之虹鳧鴈穿萍囂塵自遠芙蓉映澗
膏沫云宜素蓋含嘖清瀾搖態淋媛以之綿眇雅士
因而迷離福唐葉子翼者陋宋玉之姿懷相如之賦
衣若飄夫荀令珮擬解手陳王飛珠藻以送情寫雲
箋而託興釵橫鬢亂宿醉未醒裁髻雙鬟餘香不散

話山文集卷九

麗歌初罷欲通雲雨之臺新樣頻傳笑下支機之石
豈惟酒肆傍舍遘素服之美人鶴林寺中覩紅裳之
女子而已何日忘之真香之茗試飲誰能遣此無情
之草合鋤

姑言小跋

北歸
後作

作詩如遠山青痕一帶疑出天外其中奇巒幽壑不
必定有不必定無正引人無際然非胸懷蘭雲蕭疎
簡遠不能得也秋深過訪賓日先生披襟之餘近詩
示讀思軼區表想落象先真殷璠所云意新理愜即
求之先民未易舉似先生杜門讀禮矚然塵世故濃

蕪之句去而萬里河陽彭澤各擅千古然才華過盡
風格徒存先生視之更加遠矣張仲孝友刑於歌誦
岫言者所以繼三百篇也

跋郭舉旭茶心期暮春雜感詩

順治初
作下同

詩家觸事而發謂之感傷鶯花易老河山如故憂離
之人百端橫集不禁其吟之苦而亂矣讀二子詩心
煩而緒紛題之曰雜感殆詩之可以怨者也少陵秋
興八首悼念風塵愴懷宮闕悲哉言之即二子之聲
律高壯近之矣

題哈哈道人傳後

諾山文集卷九

二

儒與道不一者也孔子儒之祖而稱老子為猶龍其
不一耶即老子亦非近今之餐霞吸氣者也今之所
謂道殊於昔之道矣若道則昔之聖帝明王所不辭
耳哈哈道人其道耶其儒耶吾不得而知也或兵或
史或莊或諧或隱或顯其寓之耶寓者吾不得而知
之吾仍以哈哈道人名之

書馮孺人傳後

以下丁酉南歸
後作 己亥

余觀馮孺人傳合諸歌詞孺人何以得此聲施耶婦
德女箴即咸備不越壺也過君譽籍甚當世之士願
交過君者無不吁嗟過君失賢助焉孺人用是不朽

矣山公與嵇阮為友韓夫人有言曰負羈之妻亦親
觀狐趙則孺人之得此聲施蓋有不可泯泯者視他
媛酒漿針縷屑屑耳何足以迷孺人

書寄廬讀晉書略後

以下庚子

嗚呼晉之有天下有之乎禍亂斯極矣骨肉破宮壺
辱臣跋扈羗羯相尋盜恣而踵起妾后奴帝且不一
尚謂晉有天下哉天下之亡也數者有其一亡耳晉
且不遽亡不遽亡所以極禍亂焉然則以天下與晉
晉於是不得遁其惡矣有天下者必史史而後萬世
之人有其心則有其口有其筆畫人能讀寧獨寄廬

哉雖然寄廬蓋善讀晉書者天人興廢之際三致意
焉他人作數遍讀寄廬止一遍讀細大之事無不畢
見故怪妖淫褻皆所不棄夫禍亂之極正不勝耶怪
妖淫褻即在人類人類亡晉安得有天下嗚呼晉有
天下而亡天下後之人讀寄廬之讀晉書庶知所惕
哉

書寄廬庚子詩後

詩者聲也人同是聲而人各一聲人各一聲而一人
之聲哀樂殊焉故聞笑者知其歡聞啼者知其悲則
人各一聲而其聲復同假啼而為笑假笑而為啼其

形似也而聞者辨其非聲之所發必有無聲者故不能為假笑也而拊掌啼也而擗踊不獨聲傳之形傳之即形而不能假矣詩之道貴擬議以變化故取其似者不可為異也取其不似者不可為同也而兩者相訾詩難言矣寄廬之詩寄興獨遠觸物旁悟不可以我意意之乃即以我意意之亦無不可殆出之最真不尚假竊而體格音調偕與法合所謂哀樂之性發於聲傳於形聞者莫不似笑啼之歡與悲也此獨為寄廬之詩此獨為寄廬庚子之詩

書寄廬庚子雜文後

話山文集卷九

四

古人之書有以年紀者或繫其時或繫其事覽者詳焉寄廬宦游而歸杜門著述庚子則三閱歲矣其成書有三一晉史諸論一古近各體一則論序書記雜作倘馬大者本於政化小者暨於識緯而人事之苑枯殤壽慶弔聚散咸有所寓意或謂寄廬之文多譔少莊博而不約喜為二氏之言嘻過矣漢武雄才震世長孺面折而不可得晏倩微言隱語每使人主不覺則亦貴其中耳相如子雲之賦閱覽博物而要主於諷即蟲魚草木採風者固不廢也二氏之言歸於報報然福善禍淫天之顯道易之言曰與鬼神合其

吉凶寄廬固善易不言易哉而易之罕譬廣喻不又近於諧耶故大中可以見小小中可以見大惟寄廬之文能然即庚子一編類是矣

書寄廬趙無聲先生傳後

以下康熙癸卯

跡無聲先生生平愈折愈勁奇男子也其人其文皆不徇流俗孔子惡鄉原如先生者豈不足特立哉寄廬以奇峭清辨之筆描畫生動直使性情意氣透出紙背道子猶在皮貌間也

書寄廬家侍御公傳後

乙酉夏余村居卧病不能與伯兄數晤也以故前後

話山文集卷九

五

事不能詳後傳聞藉藉輒浮泣如夢兄固至性人也事親孝友於昆弟篤朋友諧伉儷而其大者乃在以身殉國貴陽三棄其君者也安得不讐兄之死數數矣而卒死於丙戌五月之晦觀寄廬傳末數語廢興之際豈僅在乎天哉如此手眼那得不以史才屬之

書寄廬家銀臺公傳後

余嘗聞之過庭先莊簡極重銀臺公在筮仕初也銀臺公吏事精敏居官廉介歷任方岳世以藩伯總錢穀家不宜貧而公反是後躋卿尹未竟厥施而優游留都於權要泊如也與莊簡之難進易退不庶幾耶

乃知古人契合一日槩生平也余弱冠猶獲侍公言笑不苟卓然自立即清糧一書令安得卿大夫侃侃若此哉寄廬記述詳瞻一筆千鈞真足以傳矣

書張振侯挽詞後

余讀友聲張子尊人挽詞不禁心之愴然也曰嗚呼友聲可謂孝子矣友聲七齡喪父爾時即音容莫憶也况隱隱懷抱間事不易對人語者豈能呼七齡童子而告之故哉友聲令則丈夫矣距大故時不啻二十三年乃能追念先人而痛其所痛友聲豈猶夫人哉振侯少以文受知於邑令一時聲籍然拾願鸞臺

鳳閣中人而竟不得一青青子衿且家日益耗以貧賤終其身遺孤煢煢無立錐振侯真不得於志者夫世之貴顯富厚坐享陰澤生則榮焉歿則已耳而振侯有子友聲於二三十年後猶然淨泣追念徧乞當世之君子紀述之以不朽其親不以貧賤無聊汲汲謀生而獨於此若難旦暮緩也振侯亦可謂有子矣振侯即不得於志而其名當益傳視夫得志於時者相去又何如也余不及識振侯今以友聲而識振侯余亦未嘗識友聲友聲以振侯之故來謁余始識友聲余之識友聲於其孝也故不禁心之愴然為附

數言於挽詞之末

跋新安朱君鳴玉家傳後

先德弗彰嗣人責也則所以不朽其前人者亦惟一代之巨手績揚是賴况煌煌賢裔哉鳴玉朱君手其祖父母墓誌當世賢豪間脩得觀覽焉朱君可謂無忘厥祖矣懿行垂後後滋大昔王峻少孫好學其祖竒之曰是子必興吾宗勉旃朱君克世其家是在子矣

讀曾公士完傳

以下東歸後作
癸丑下同

余未識曾公以余所聞龍湫山人居貧抱道確然不

話山文集卷九

七

易其志寄笑傲於山川詩酒之間若無與於世者其人為何如哉卒以此終其年使人仰企如古人不可及而獨與曾公為儔侶非其志合而行符烏能如是嗚呼世人論仕隱跡爾漁樵之輩多矣豈皆高邁者流要在其志之所尚苟荷衣荔裳日遊王侯之門以仰氣息而曰我已薄軒冕而棄之余不知之矣於曾公何云

讀趙無聲先生傳

嗚呼士君子七尺之軀不克自立風靡波遂隨世俯仰是安得有生氣哉孔子惡鄉愿盖有以也余生也

晚猶及覩先生節槩矯然不與流俗為伍其文章著述業被天壤若巖氣正性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至今想像丰采猶凜凜使人敬畏非抱陽劍之德者不足與語此有明二百七十年當天地將革之會如先生者特立獨行若將挽氣運而上之獨怪百世而下聞風興起乃先生歿僅三十年間耳曠如古人不可及可慨也已

跋過稗紘配劉孺人行實

丙辰

嗚呼嘗讀孝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各有其孝孝不基重耶若婦人女子克盡厥職則蘋蘩織維首

話山文集卷九

八

致其孝思而相夫子以事尊章匪一朝夕矣劉孺人何其脩善與和順慈儉咸於此推之孝之義大矣哉嗚呼筐篚之際凶德基焉余於孺人未嘗不流連三歎其孝之所由本也

書分授諸兒冊後

戊午

余歲十有八先大人以恙故授分諸子余受田并房基共約四百五十餘畝越明年即遭大故煢煢無倚支持門戶僅克弗隊甲申之變流離播遷屢遭寇盜貲蓄如洗濱死者亦數矣妻孥分散饕餮莫繼斯時兩女漸長兩子尚穉室人遂中析其產各自謀活不

意庚寅秋復罹凶網余所析半產典鬻且盡孑然困窮旦夕待斃而已歲辛卯當事敦逼應試又念我母沈太孺人年高弗堪憂恐勉爾赴闈中副車始還城居城居半質他姓聊割一隅暫爾棲止無可為生計也惟食粗衣惡身兼僕作凡百儀文槩從荒略遂得漸支間以少贏開拓南畝今之所存迺二十年之力戊申蜀旋氣血既衰痼病沉綿食指頗鯁風習澆漓兼茲數端便難籌畫蓋余自庚寅後更舉兩女癸丑戊午始畢嫁事壬子室施孺人奄逝癸丑克塋吉凶迭費力亦耗矣丁巳更舉一兒我年近懸車豈能睹

其成立我於室人逝後業已分爨兩兒僅存三之一于公家以抵應鼎諸費數年間因產屬新置索加者衆又以營構數椽不能展拓今授第三兒如前兩兒之數俾各承業倘邀天之幸我得暫為管理非敢必也余於播蕩以來不居積有無不錯營贏縮不干瀆戚黨不涉獵俗務但以寧靜自守廉退存心不貪利則不至喪本不好勝則不至興訟不交匪類則不至邪趨薰習不逐浮靡則不至耗財殄物量入為出克己恕人積漸所致非同頓暴慎終如始忠信勿欺諸子宜各念之即以此讀書養氣不獨承家然也

跋涵中爰威咫詩_乙

詩生於情至於哀而情彌切矣九年之中三讀涵中
哭舅詩其情有言之不能盡者又何忍論其詩之工
哉亦以見吾家之秀日就凋落益悲吾頽暮之不韋
也

話山文藁卷九

十

話山先生文藁卷之九終

辛巳二月
德劉聖書

話山先生文藁卷之十題

題十首

題馮子雲壁間畫

康熙初作

何必蓬頂有山則靈何必菊泉有水則馨大地斗幅
塵市天庭仰觀潑墨卧遊忘形

題馮子小像

戊申

栩栩兮神之游而天之遇兮而後知不囿於形骸飄
飄兮洛之浦而巫之峯兮而後知不嬾於閨闈之儻
繩繩兮蘭之茁而玉之韞兮而後知不同於羣兒之
戲塵埃

話山文藁卷十

題功枚遺像

庚申

磊落其才揮灑其用排俗士之拘攣希達人之放縱
紅裙兮青樽醉鄉兮蝶夢矯性海之游龍翻文園之
威鳳紆青紫兮不有却田舍兮屢空感意氣之如虹
幸有随兮伯仲想言笑於遺容恍披襟而欲動逝寮
廓乎天門俯塵寰其窺甕

題嗣安小像

癸亥下同

不緇黃兮為侶迺野服而幅巾寒擁梅花之雪片夏
消菡萏之霞生握麈尾兮垂珠明淡泊以終身紛俗
容之姸阿兮誰獨鑿余之不平

偉宣遺像題詞

猗若人之周旋兮四十年坦險其若一氣抗爽以無
回貌軒昂而竄匹不戚戚於貧賤恒歲修於爾室媿
我躬之蹇落兮迺投分於膠漆憶昨夏之披拂兮解
衣露頂於永日招雲間之沈子運長康之妙筆寫頽
然之余貌宛衰老已逾七迨彷彿君之姱容兮神斐
疊其欲出髯疎蕭以飄揚兮顏渥丹而素質君指余
而共覩兮謂肖似焉罔失忽仲秋之違豫兮遂否閉
而違疾慨曩今之頓殊兮呼昊天而難詰儼遺像之
如生兮欲飛觴而促膝

詒山文彙卷十

二

題彭存溪遺像

庚午

余少不知世之妍媸兮惟見翁之嘻嘻老與先君相
狎兮越旦夕而弗離被忠信以為服兮故與俗而偕
宜釋糾紛以一視兮又何別焉之雄雌千里露其肝
膈兮和氣蓋於鬚眉乍拉掌以高談兮忽恢諧而詭
隨斯羣欽其坦直兮不覺又悅其委蛇翁之亾也先
君後甲子一周邈莫覩當日醇風今已非空憶髫齡
如白晝展翁遺像長吁噫百年交道那可復悠悠盡
逐少年場暮景蕭蕭存古舊

題李辰山小像

庚午

山之人兮歲月長黃農虞夏相徜徉手斲雲根種芝
玉龍蟠鳳翥山之麓倚鋤不語心自知漁樵何處寄
相思一丘一壑無何有耕雲犁月空誇口卷却吳鉤
飛上天不知塵世是何年

顯鄭顯如小像

自註諱璋
壬申下同

泖水之濱余山之巔枕流漱石頌人比肩西遊於湖
講席有年稱詩說書遺經以宣不夷不惠借俗流連
章德者身尊時有巔心間貌遠浩然樂天

顯徐且閒小像

蒼生何白白衣何玄黑白相反反以取妍胸中巖壑
袖裏雲烟神不可擬廢以貌全馨匪爐篆悟豈芸篇
兀爾坐忘乃在象先

題抗雲墨筆花草十二幀

癸酉

燁燁者芝非以已故是色非色現此毫素悠悠者蘭
非以香故不香是香鼻觀了悟右芝蘭惟此穠華落而彌

艷一枝獨出百莫先嬌紅多刺牽衣非遂匪棘

匪荆春風如醉右素英芬敷垂垂紫霄憑虛無心墮

風飄搖右天地一粟函舍大千靈種既殖夕滋晨煙

蓮花為座植根於心諸色不染結此淨因右蓮花誰

其樹之樂以忘憂君子宴息衍衍自修右秋陽杲杲

時不可保一心獨傾永以為好右秋映水自媚含霜不

驕金風拂面室邇人遙右美逸人為酒仙家為糧飲斯

食斯山高水長右凌波者仙步塵不踐欺霜傲雪冰

懷一卷右水瑰玉火珠至人弗珍赤霞白雲徂冬歷春

右山

賁五首

沈母七十賁

以下宗
補年作

挺姿筠勁蘊氣蘭榮芳飛幽谷節茂重莖處嫺孝訓

出炳家聲克相夫子以和以平救邊靖衆撫窮惻嬰

質則閨淋德惟賢明孤鸞羞舞雙鶴垂嬰志堅金共

話小文卷十

四

操與雲斤濯骨浣肌四十餘庚朱顏綠髮豈曰華英

嵩高崢嶸世曷以京紫微洗壘東岳調鐳金光玉醴

介茲斗觥

郭舉旭畫像賁

舉旭羸秀迺畫像帶劍志剪亂也人得無嗟

尹之為之賁曰

提虹亘宙血縷羣鯢儒衣茫茫噬無伏雞

張範之像賁

南征草
辛巳

金馬而才木雞而養便便其腹嶽嶽其像吾不得而

測之將以遇乎神賞

仲璜小像贊

康熙
丙辰

三泖之濱瀟灑其人幅巾芒屨玩物出塵農黃草聖
劉阮酒民弗知老至樂道安貧又何有乎形似吾獨
得其性真

周雲虬像贊

甲子

石耶何堅竹耶何勁衣冠存古誦讀希聖不佻不儇
心端視正手握一卷千秋是鏡遵海而處與俗無競
掀髯長嘯雖貧非病嶽嶽者誰有此危行

話山文藁卷十

五

話山先生文藁卷之十終

辛巳十二月旌
德劉聖立書

話山先生文藁卷之十一

論

論六首

二子講藝論

崇禎
年作

東海之濱有介夫焉潔衿抱素放偶屏徒間一發吻
張不能噤眦世罔豕耳故世亦貿首啣之然厲宿烈
未嘗希蹤時榮值塗運躋阻益蘊義憤取經濟之書
擁懷籌策胸臆踟肆堆聚宇宙搢紳先生接顏頓失
彼於達者之庭蓋畏家也於是謝乘軒之赫赫尋窵
居之冥冥愷同方之訓獎覲淋媛之印嬪周步翔覽
彌於年載未始有覩歸就救廬幽囚奇節掩埋壯骨

話山文

卷十一

一

淨曰蒼祗虐酷單才人數迺使日隻而唇不上下乎
已矣我將駕游海岸怡適天年亂不我及庶筮幸爾
遂披塗涉徑過瞿子之門扃跡絕影惟聞先王之聲
意可與語擊牖高叫瞿子處十載一里之間未有過
而問之聞外人聲倨且若激切鬱邑者亟啟戶延坐
介夫曰塵飛湊蝮蟻聚捧威蠅營天鄙蚊瞿聲同奔
利赴壑積勢崇山載觀今辰豈或不然子何棄世之
尚而哢哢於昔賢瞿子拭衣而對曰余閑守漸紀不
悟如此也雖然余何敢哉余幼規懿訓夙模傑秉縱
心文藝情并宵晨攄志簡章筆纏歡感竊暮作者微

存著述敢申冊緒奉冀徽繩不亦可乎介夫曰嘻子
不為千里之逸駿而與駑騫同鳴不為九天之飛鵬
而與鷦鷯效響也方今水旱綴祲妻孥截愛帑室虛
敞獄舍盈窄金鐵灰散粟粒珠值淫僭俗比豪奪家
等追賦越盜恤寇踰兒邊徧巡幅囚釁傾孟武夫如
妾文吏如奴虎狼羣登蘭艾永折妖異勃興怪變駢
集署僚咩斜宰輔魚睨此庸節之期展采揆策上應
聖明願不休與爾廼耗力陳古銳精構造以圖不朽
之業余竊惑焉瞿子曰雄俊勒勲於身前名誥流聲
於世後亦各過其時而已是以悲切世務者託無用
之言勤恣俗救者飾不急之貌夫豈甘懷迂濶以欺
世誑俗哉誠慮凶危迫至而不察於君相也故寓思
諷詠寫辭繁曲依比草木喻賦山川乎忠魂於邈代
傳貞節於異朝褒刺隱而不宣是非明而不訐所以
譏讒脫咎禍戮免侵今子惠而教我乃加余於繒繳
之上而衆射之也介夫曰子謂可以安處恬生余嘆
昔屈原沉音於江潭韓非廷舌於囚室賈生悲響於
長沙晁令刎喉於都市莫不始耀英辭終罹讒害子
方背休榮而慕急敗未為善也瞿子唯唯否否雀躍

起曰綜理曆說苞數聯篇明括天地幽囊鬼神馳諤
風電戢耀雲霞愚者盲目智者撓心故宜物舉異烈
人疵特資身斲譽綿形喪教起夫復何疑於是介夫
授其前說而相為瞿子之言

讀書不識字論

自註王中黃璩千
宗師歲試戒名

焚書坑儒千載歎恨愚論祖龍之功侔於蒼頡奚以
功祖龍學經迂矣學權詐矣然則不學愈焉必不學
焉愈耳聽目覯皆有大怪驚眩瞽錯如逢鬼物尚安
冀六合之大七尺之重能不奪於外變而石赤在躬
且又如聚瞽於室俾之別色審形即鼻口眉耳髮膚

話山文集卷十一

三

手足飲饑裳履日習厥體亦終不辨其修短肥羸鰥
皙媼妍若是不學焉奚愈於是窮經史諸子百家之
說繇然而興當時為帝師後世為宗匠使天下嚮服
咸謂文章行誼益垂範焉而後人有讀書不識字之
譏何哉夫書固不易讀也以聖益聖以姦益姦怒讀
之而怒喜讀之而喜合者讀之而加信非者讀之而
加疑依似者讀之而無所疑信千古朽燼聖賢之餘
欲易其一生性成習慣之態其難也明甚愚重有感
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諸人光以經學位三公而
與董賢同事下車拜謁至不敢容禮鈞欽史謂其養

成漢禍謫倭成風信矣禹嘗授論語於帝特進為天子師迺以春秋日食地震深遠難見希迎王氏倭臣頭誠可斬也敬宗自謂大臣不可無學李勣亦稱其多聞信美乃請改氏族志及誣奏勳戚太子以致權歸中宮天子拱手又謫事高宗請復膳樂不懼天變死而謚繹有餘辜焉宗元名震朝士交結外文輩以為死友陷身不義至於廢逐雖易播一事篤於交誼然不過與禹錫聲緣之好豈足蓋生平哉摠之大節既喪焉用文為王氏之亂釀於孔張武氏之亂本於敬宗若宗元不過擅文章之譽與一時名士相緣謀

議倡和權傾朝右為士大夫側目而未可視伍文輩同罪也故愚於宗元徃徃惜焉大抵挾威譽於世既為天子所取重而又足以聳動當時未免為小人所攀附富貴耀於外功名迫於中綱嘗名義遂不及願始以文貴其人卒以人賤其文要之操觚之時原無厚望於已特借為進取之資故一得志而所讀聖賢書已不識為何物矣愚嘗即漢唐諸人論之賈誼之陳治安劉向之條灾異宣公之論延齡退之之斥佛骨或以之用或以之黜或驗於後日或發於目前而其論議剴切中懷誠信一時富貴功名毫不入於胸

中所謂讀書君子者庶幾耶然二代之儒又不無優劣焉漢尚經術故及其衰也猶多宏儒碩抱唐務駢麗故當其盛也已多媚舌佞腸書固不易讀也讀之而悞真不讀之為愈矣石工不肯鐫名鼓瑟而罵祿山者其於書讀不讀何如也然則功祖龍也可

烏飛准繩論

自註甲戌黎博卷宗師歲試壹名

悖數馳利疾閉而害睚陵勢以要功勞索恣力靡逢其休濡蹈庸庸轍以誇大常矍矍然不知其非懼其喪塵埃也人獲駢騶愛其絕奔不可控韁執荊苟視如駑囚之槽櫪氣束力窘驅於衢頭步困以常也賢

話山文集卷十一

五

者善假物固不徒老馬之師料數度勢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載徵之烏飛准繩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言失時也故乘權而推移之左翼右翼隨高隨俯絕患膠瑟攬注錯之當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變化無窮各有所歸矧姜氏之隆載於兵謀施韜振略厥功恢恢作師興王惡其鬻行魚脫大揆度不顧其瑣瑣而就厥宇綴姓而中奮者宜其儼恁小安烈其宿積肇新正令不汨乎喬嵬故仁聲爛焉荒邈之代哼哼莫詰舖觀子競姬隆亦有放辟擅威犯忌冒摘戮滅骨肉秉樞據權瞞

然視之大豪認認云怪小夫固沒俗而不解也當夫
國違離亂諸孽餽於鄰即有其土數苓勢辱爭勞讓
饒救而詘於天下強為赫然莫京謀我不移畧是積
敗也迂而寡當飾虛美以行殆宋襄叢譏耳王道如
流水版築隄止乃漬淖滓泥行者供奠而不得捷病
其滯矣簡髮數米屑屑然不足計高遠虫之在井底
穴居之虫出弗離尋丈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
依卑下其才固有臣小也道者以時為輿帝道絕於
帝王道絕於王扳援上古懿法滋弊後乃嘆執拘談
盛治者誕聲炎漢猶不疵於伯武侯控二方操足智

善兵權雄才多略抵智捍略出奇據勝匪亶區識隅
度人言阿衡之后罕儷而彼自比檻車管氏豈非天
下才我眦之樊籠終日振羽鼓翼不越肩睫何啻不
可敵侔或曰管晏晏子儉而鄙志小氣隘促促靡騁
姚遠之績缺然仲失嬰得嬰自言耳何與或又曰管
商公孫鞅天資刻薄駿法斲裂三說而後進言端謾
欺無道絕墨以行兩訾其才鷓鴣巢於林藪而遊心
於鴻鵠之入青冥而負蒼天跌隊隕死不還其谷猶
之小才騰躍而不能安則蕩東滅規一廢一起莫應
以貫才大而背數昧勢將逆風而上也雖鵬之力不

及於海故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參得而毋偏落夫是之謂大神夫是之謂伯者之舉王者之繩

要在擇善修身論

自註壬午王園長
宗師科試歲名

今天下而弁莪莪而帶紆紆廣幅方舄垂珩佩觿其肱舒翼其足盤旋其躬循墻震震端端謂之儒乎或者唔丘伊墳博辨三古大索函匱俎豆鄒魯左癖漢歟書倉墨莊笥腹便便烟海萬家謂之儒乎儒者之道夸美助怠濯焚助敏視精而行端事出強勉而已失要者荒得要者成非有與也善者所以積也擇者所以汰也身者所以立也修者所以杖也事乎此而

話山文集卷十一

七

加功焉不敢名不敢似不敢捷不敢迂不敢竒竒不敢平平月之旦為朔車之輶亦謂之朔而輶不可為旦也竊名之失也昆明之魚鬢尾皆動非魚也胡寬之新豐雞犬競識非新豐也狗似之失也河穴崑崙奔尾閭應日月而至溝澮之盈不終朝乘捷之失也九逸之足千里一息駑駘戀棧造父不能策鈍迂之失也龍肉五色非以療餓夫冰蠶千繭不可煖凍人竒竒之失也良玉不掩瑕硤石則完臣材多輪囷卉木先腐平平之失也故夫名喪實似亂真捷敗功迂廢志竒叛嘗平溺俗故不擇不知其善也不修不成

其身也夫人之身善莫備焉心好禮肝好仁脾好信肺好義腎好智禮得其宜則榮否則辱故澗溪蘋藻可薦鬼神鼎烹醇醴不可講盟誓仁得其愛則沛否則竭故鈇鉞殛流可憇凶人飲食喫咻不可綴戚屬信得其誠則孚否則棄故遠躬異族流言不聽戚屬鑄石久要弗終義得其正則服否則衡故威武紛綸守之不殺櫻險好犯頓於一夫智得其靜則神否則救故返視收聽攪變萬里察迨淵魚惟廬以蔽然則身不可不修也故善不可不擇也山之崩也雖有萬鈞之石不能壓也川之潰也雖有千丈之隄不能防

也然而其將崩也必先見焉其將潰也必先知焉况於身乎靡麗諂曰淫哇諂曰芳芬諂曰鼻肥脆諂曰身之崩潰兆於先者多矣數者非不足於身有餘於身也故其崩也非特堙巖夷谷也其潰也非特衝涯盪澤也故必務修其身務修其身則必務擇其善擇之奈何去其名卧之為龍伏之為鳳不以誇去其似大倭若忠大詐若直不以易去其捷目毅飛鴻耳聽疾風不以侈去其迂思極蟻表學周鷺柱不以蕩去其奇奇重瞳四乳鳥首蛇身不以驚去其平平圉豕樊禽驚行魚睨不以同是故連三才之謂儒擇善者明

也修身者誠也明誠合而事業出其中羣然觀大儒之效所謂要在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

哲人知幾論

自註發末王國長
宗師嚴試壹名

人生其終於憂患之中乎昭昭者不可易也察察者不可遷也去而之冥冥將毀天地滅萬物嗒焉喪而已矣夫陰陽之氣不得已而為人殆之於有之域故外具官骸內具腑臟三月而微煦七月而生齒耆而生臙三年顛合十有六精通日漸於有之域故日動而不能止日動而不能止故吉凶悔吝生焉夫物之動靜非其形之謂陰為靜陽為動理之恆也迺陽窮

反陰陽以陰化陰窮反陽陰以陽變然則陰陽變化動靜之環履霜而知秋草榮而知春愚之人而已矣懲是而鈎深發隱心氣孔泄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突之餘也夫自靜而之動天地弗能為也神鬼弗能通也微乎微乎苞乎不見其萌也忽乎不測其由也希乎夷乎探之無物而窺之無底也其幾乎善在介然必以自好不善在蓄然必以自惡不必正而視而邪色弗干不必審而聽而淫聲弗感不必謹而口而莠言弗諱不必肅而度而磬折而拱抱而嶽峙其幾乎過此則電變歟也弓釋括也隊葉不再返也是故飛

者危辭且影者形之動響者聲之動愚人觀影而知
形哲人觀形而知影愚人聞響而知聲哲人聞聲而
知響天下而皆蹈險涉憂也則皆影響者也夫影響
者不可為有不可為無則將去而之冥冥夫動靜有
也非無也動固有也靜非無也大水不濇潦水猶水
也大火不燎燎火猶火也以動為動擾而不可止以
靜為靜杳而不可起以動為靜固而至於頑以靜為
動強而至於決動靜之環幾乃其樞清明在躬應與
之遇是故幾固與天下共白而欲為蔽惡為蔽始為
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
為蔽數蔽者立而矣隱幾隱而神散神散而理錯理
錯而事迤事迤而憂患繇然則哲人者空然無繫泊
然無累去離塵埃而鏡至清者乎故能日動而不失
其正亦何必毀天地滅萬物嗒焉喪其所有而後游
於憂患之外

綴緝聖人遺書論

順治乙未
入京師作

今夫天下萬世之久所以美教化而正人心者端有
藉於聖人之書矣然聖人之書非盡耳提口授如商
瞿之於易卜商之於詩左丘明之於春秋曾參之於
孝經其間授受轉訛簡策散亂况復灰燼厄之異端

蝕之聖人之書寧長存而不絕哉漢興遺書漸出迨唐頗多釐正然易分而三書有今古文說詩者四家春秋三傳之作羊何難之禮記錯雜論語有齊魯之異諸所誦習詁訓猶苦紛煩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甚矣聖人之書之難也然王通擬論語揚雄擬易論者咸訾其僭况與子輿氏相刺耶則是聖人之書非其人誠不足以得其傳而承其統也昔伊川於書無所不讀以大學論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嘗言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請得而論之聖人之書聖人之心也古之聖人以其

心不可示諸天下萬世故筆之而成書然雅頌之音鏗鏘典謨之書渾噩二四十年之袞鉞九疇八卦之經緯三禮之分合弟子之序述或文隱而義彰或辭繁而理簡或假物以喻情或殊條以共貫不明其故幾何不破碎割裂安莫其被服萬世哉蓋聖人之書散見羣篇而聖人之心未始不原於一苟徒求之於書行者載乘居者充棟騁臆溺聞鈞深侈濫剔其媵義沒其弘綱毋惑乎鄭樵有言焚經而經存窮經而經絕故叅莊列之論於羲黃是純錦而雜以䟽布也撫申韓之說於文武是細綿而續以旃毳也搜諸

子百家之篇於素王是黼黻而襲以鶉結也故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惟能知聖人之心者然後能緝其書程子得孔孟不傳之學之久蓋伊川之學主於誠誠者心而已矣不然李鼎祚陸德明衛元嵩關子明之易服虔杜預何范啖趙輩之春秋其與伊川所傳寧可同日而語哉

策一首

邑試策

崇禎
年作

天下之患在壞古制天下之不勝患在既不能復古

話山文黨卷十一

十三

制而又不能變通其法故其弊日深而不可救乃至事起倉卒左支右吾一遇盜賊水旱之虞束手曰吾不能炊無米之飯驅不戢之兵即有禍敗又曰時勢已然非一人罪嗟乎夫欲圖萬全之謀建不拔之策誠非旦夕易措則何不熟講於平日而力行之愚謂天下之患在於壞古制者何也高皇帝既定天下即立衛所十統於百百統於千千統於萬數可按籍以稽而又撥與屯田使人各為耕業以自養既無煩擾又省供億故雖四方之人同於土著大郡可得萬小郡亦不下千指顧雲集隱然強武然自後軍有逃亡

田有侵占亦其勢使然則不得不養兵兵不能自養
官以養之則費煩難繼其數必不能多大拉聚邊方
或一隅警急則不惜巨費以召募警罷輒已至腹裏
卑弱合數郡不得數千之兵又率老羸即老羸亦不
多得率勢家佔名冒糧操練僱應而已是安得不單
弱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
糧與兌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至弘治間令
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
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
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此亦寓兵

於農之意然奉行者惟事催募頂役無裨實用如是
必天下無事而可迺今四方多變如遼如寇蹂躪內
地此變之已見其隱憂伏莽不敢名言所在都有如
人元氣耗越寒暑風濕皆可作疾不能節節而劑治
也奈何不寒心哉今之議者於是必曰修守倘練鄉
兵夫修守倘者城防一也器械一也蓄積一也然濬
築之工子矢刀戟之屬必有所資費而倉廩之充實
又不可苛索於民也然而數者未嘗不征民既征民
矣城郭頽圯池隍闕隘戈矛鉛鈍甲冑脆薄府藏空
虛廩餼乏絕者則是有司攷視之不勤而侵蠹之不

黜也至今之所稱鄉兵者其名則是其實非也何也
鄉兵之設取其保護村聚扞衛井里無待徵集且有
室家之顧不鳥獸散耳乃今所應者特無賴市井民
其冒糧無異也且聚練城邑壯官府儀衛耳盜白晝
掠村落各閉捷門戶不相救應則鄉兵何為者又徒
益費困里甲何不遂罷之也罷之奈何令一里之中
各出壯丁幾人練習武事復其身里中出餼養之如
遇寇盜即令防護以擒賊縱賊為賞罰罰易也賞胡
出夫誠能擒賊使賊不敢來則富人大大賈苦賊者出
其私財榮之亦不吝也其勤惰又何覈法令每月至

郡邑操練或一次或二次有司親加閱視務使可用
則是一縣嘗有數區精兵也或曰國家設巡司領民
健所以脩武勇防盜賊今廢墮久民壯手不能持兵
莫若改武臣領之教習甚易此一說也或曰今廢人
在官者每縣數百率以役食於公更番受役頗有餘
力因教之為兵如古節制之牙兵郡縣之衛卒費用
甚省又一說也若徒事虛文坐糜官廩民竭資財兵
解寸用則雖繕城隍修器械脩蓄積誰與為守禍變
之來朝夕可待故曰天下之不勝患在既不能復古
制而又不能變通其法

詒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詒山文集卷十一

十五

辛巳十二月旌
德劉聖立書



